

現代詩壇

第六期

本期目次

「詩歌專號」前言
 詩人阿寧沙的故事
 由詩歌藝術大眾化說到街頭詩運動
 對街頭詩的幾點意見
 詩歌朗誦和通俗化
 洞庭湖畔
 邊塞詩抄二章
 鴨綠江上

青年詩歌專號

論情感的詩性(詩論)
 雜談詩歌的寫作和詩人的修養(詩論)
 談談濟甌的「花兒」
 華家鎮上的路工
 這是什麼年代(報告詩)
 微神
 憶
 午夜
 反抗的織流(中條山來的故事)
 北中國歌



趙西 穆天 安滿 進模 夏濱 風吹干 唐那 韓揚 禾庚 普峯 伯離 蕭宇 建頌 爽頌 坦克 劍生 蕭之津 史成波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二十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現代詩壇社



「詩歌專號」前言

趙西

在本刊第五卷裡已出過兩個專號；即「青年讀書專號」與「青年生活專號」這一期的「青年詩歌專號」是本刊今年度的第三個專號了。不過這一專號的產生，和前兩次情形略有不同。從前出專號，是先決定題目，再向讀者徵文然後出版，但這一次專號，事前並沒有怎樣的計劃，原因是本刊是一種綜合性的刊物，出文藝性質的專號，好像不是分內應辦的事；其次稿件也恐怕發生問題。然而結果，詩歌專號居然產生出來了，這不能說不是一項意外的收穫，本刊被物質的困難和經濟的貧乏所迫，不能正常的按期出版，在百無辦法中，只好將刊物實行停刊，數日來就是藉這種苟延殘喘的辦法來維持本刊的生命，然而愛護本刊的人，並不因此減少，而投稿者來信或脚者，反而日漸增多，我們就從不斷的來稿裡，發現了不少的關於詩歌論文和優秀的創作，於是決定出這一次專號，以酬答投稿者愛護本刊的熱忱，同時，也是對西北的詩歌運動作一番提倡。

詩歌在國內各地，都是隨著抗戰的形勢而有蓬勃的發展，尤其在桂林昆明等地，詩歌的運動幾乎形成全國詩歌發展的中心。就刊物說桂林出版有「詩文學」、「頂點」，及昆明救亡詩歌會編行的「戰歌」等。專集則有鄧凱帆的「他們將為一些受難的人們去鬪爭」，和艾青的「他死在第二次」。重慶方面的詩歌發展，似乎不及華北，然而在全國抗戰的推動之下，詩歌運動也表現着不壞的成績，如「抗戰詩歌」、「詩時」等。在抗戰環境裡所出的詩歌，都有一種奮鬥的氣息，在抗戰的推動下，詩歌運動也表現着不壞的成績，如「抗戰詩歌」、「詩時」等。在抗戰環境裡所出的詩歌，都有一種奮鬥的氣息，在抗戰的推動下，詩歌運動也表現着不壞的成績，如「抗戰詩歌」、「詩時」等。

把詩歌寫成一種遊戲的雜碎，這確實是目前寫詩的人們容易犯的毛病，但我們絕不應該因此就將詩歌一年抹殺，而否定了它發展的前途。在西北的青年裡，誰能說沒有人能寫出堅實而有力的詩歌作品呢，如本期里的「詩人阿寧沙的故事」、「洞庭湖畔」邊界詩抄「徵神」等幾篇創作，誰能說是標語式的沒有情感的狂呼亂喊。西北青年詩歌會一方面在作品無處發表，另一方面又被入責備着拿不出貨色。這種矛盾的現象，不僅造成青年人的苦悶，而且使青年感到絕大的失望；西北的青年並不是完全拿不出貨色，而最大問題是在沒有陳列貨色的地盤。這個問題，很值得我們來注意。

因此，我們希望這回專號，能引起西北各刊物報紙對詩歌的重視，共同來提倡，使西北詩歌，配合全國詩歌運動而蓬勃的發展起來！

詩人阿寧沙的故事

穆天

戰爭是一道鞭笞
抽着艱苦的細絲

春天
心，也同前流河一樣地抒唱了……

這遠地，瘦弱的草原
我與朋友，阿寧沙

是只身浸淫在戰鬥
用戰地詩句

符合大衆底腳步
大衆底呼吸……

——
擦開金黃的稻草

詩人，阿寧沙望見了春天
溫柔的季節

隨腳踏過草地，踏
踏到那上草原

小草底去結實的水套
草原上，到處激蕩着風月的春風

從山巒底探聽
正襟取厚野的野影

在薄霧的日子
阿寧沙叫戰爭忘記了春天

浸在血火的沸流
進裂聲的交響

他底面貌
被巨炮撩起的沙塵迷漫

腳掌，底在峻峭的山野

走在崎嶇地羊腸小道
叫尖銳的山石

已經磨光了麻木
讓戰爭磨治着身體

不再在牛室中噴着刺悶
守候靈感

春晨朝陽綺麗的光芒
射破雲的濃烟

草原上泛著快樂的歡唱
對陣開闢通地山嶺

也翻滾射了活力
潺潺流水又奔流來新生命

阿寧沙
頭上出着月來戰事的艱苦

舒暢了火藥的氣息
對澄藍的天空

懷念到死難的戀人
溪流止滾着

碧青的波紋

從內衣裏掏出張照片
這是他看作

比生命還稀罕的寶貝
在十幾次大戰

這照片就是他底生命
爬着山壁的亂草叢

湧着湍激地黃流

他拋棄了水壺，背包，乾糧袋……
卻把這照片

（刻着戰爭紙念的血跡）
緊摺在衣內

當着胸脯
槍支阿：不爲保護生命

反像爲保護這張照片

在許多次險路
或者艱險的夜行軍中

野棘戳破了腳掌
疲乏符合着喘喘

對空明的晨空
披瀝着困倦後的憔悴

身體，轉側在地上
田當他取出這照片

一個美艷女郎
凝着笑紅的酒渦

立在他面前
耳畔似有聲音在繞繞

「衝上前去：阿寧沙！」
這聲音又給他帶來勇氣

讓興奮代替了苦痛
伸展着四肢

阿寧沙驀地跳起
荷起槍，追隨大衆底足跡

若干次的退却

（爲了要達到任務，這退却並不是打不過敵人）

泗水急激地河水
在山野，草原上疾走

疲倦出汗水
照片貼着軍裝的內衣

已是有些棕色了
淚痕

也已經上滿薄淡灰
這上面每一滴淚痕

阿寧沙都會爲它呵
嗚嗚地開花

二十個月

這刻鏗着艱苦地時日
十二個月中

又繼續住下酸。
是一種地獄的季節

在被於高屋山圍封鎖的大地
青的山

又微笑向人間
他們披一身寒風

抖一抖
以不停戰戰戰

撒下鐵蒺藜
釘住敵人貪婪的腳掌

在浴着血的記錄
他失去了唯一的愛伴

那秀長的睫毛
永遠給心堆起解不脫的悲煩

看這立在照片上的女郎
阿寧沙心頭便湧來懷戀
悲哀的夢想

隨着這遠的日暮
心，鎖上鐵的邊緣

對不天底
澄藍色的天空

懷戀到掠人的少女的眼睛
血與淚的交結

像激流中的稿架
思念，翻起日的浪花

對着碧青的天，或者

對開的燈花照着他底臉
心與淚起澎湃地熱潮

像細絲添添留水響
刻鏗着悲劇。守候

一支殘燭
閃過漫長的夜

點淚給心頭咀嚼着
牽來正

回憶的浪絲
二

深色的山
早在遠方湛藍的天壁

上弦的月
像一柄彎鏢垂在天角

山谷間，三開泉游蕩地聲響
沖得宇宙像徘徊悠揚的音樂

楓葉變紅的初秋
阿寧沙從江南廣袤的平原

深鑿着希望
跋涉到戰鬪的山野

不再捧首拜冠
不再徘徊於市

拋棄了畫眉
不再寫柔腸

民族新生的希望
把詩人的心堅強

詩人要用粗壯的音調
符合大眾底脚步

大眾底呼喊

這一支鐵的洪流
年高軍士的熱誠

撒一撒寒天風砂
掃掃山山雲霧，紅汨汨地濺池河……

掃掃好幾艘的太行山野
又掃掃榜棹中的山城

青紗綉圍是紅光的時候
這支風塵

帶着血絲的深濛
阿寧沙，終在這隊伍中

和其他戰士一樣
過着

艱苦地戰鬪的生涯
他不因「詩人」

而有言語的傲慢
要像一杯水

溶在混樸關士們心間

常見到他瘦削地身材
裹着寬大的灰軍衣

一種怪異的愉快
撲天阻倒地臉孔

別個臉紅似高粱蓮色的戰士
高出一層地眼珠

對地吐出誠懇的語言
「喂！詩人

仍回到後方去吧
了你不健康的身體

怎麼能過這苦難的生活？」

阿寧沙一陣感性的欣喜
笑着回答

「同志：不要叫我詩人吧
我們都是同志

感謝你們的關懷
我也在跋涉的腿

勝又不思藉不起槍
我妻和你們在一起戰鬥

從現在起
並且一直到勝利的一日！」

眼睛閃着燦毅地光
像強烈太陽

射着沙灘

接連地每夜百多里的行軍
摸索着山徑

他一步沒有落後
白天的戰鬥裏

用勇敢打擊敵人
吃着玉蜀小米紅高粱

衝鋒時，踏着腳步
失去溫柔的牙真

夜睡別人休息戰鬥的疲倦
伙伴們發出興奮地聲聲

聽他們悲慟
高呼殺敵

他掃了欣喜的心情
在狹小的茅房

依着時時的光
他，執着筆

用興奮在寫他的詩篇

在戰鬥的日子裏生活
用笑聲的姿態

插進青紗帳
一串串勝利的歡笑

映着山麓醉紅楓葉
送走深秋

拖着漫在冰霜裏的脚
迎着冷風打着寒噤

冬夜，隨飄落的雪花
夾雜着片片黃葉

用年青的活力
頂着橫排的大河

一個「戰鬥」
把敵人埋進百丈深坑

於是獲得了
黃呢大衣，馬靴軍毯

燜頭，餅乾，餅乾……
他們對深寒天空朗笑

阿寧沙和戰士們
要以愉快度過冬天

三

冬陽曬上村屋
稀薄地映着淒涼

白雪映着曠陽的直輝
給山峯

銀地燦爛地花燦
山脈的炊烟

像這方山嶺
淙淙流水湧過雪面

撒一首黑痕
阿寧沙他們這支火箭

到處燃起光亮的花
冬天，雪把山徑掩沒了

他們便停留在這村莊
溶在人們聯繫的中間

交流着友愛的熱潮

已經一個多月了呢
正當乳色的夜

阿寧沙便在一枯的槐蔭下
用手輕輕搖着

一所茅屋的鐵的門環
輕響的啼音應和着門環响

隨叮嚀腳步
移過來腳步
阿寧沙，低低地喚着
玉娜……
開門少女底名字

他們踱到村外
任乳色月紗披上衣肩
對寂靜的原野
是白茫茫地一片沉默
聽尖銳地犬吠
閃爍故鄉風光

向彎彎的尖月
掀起輕紗
他們舉起青人生

純白的雪地
他們踏下黑的是印

寒風
阿寧沙用一腔青年的愛

哈！玉娜！
到玉娜投到他懷裡

乳色月光
也供到心坎

從阿寧沙日裏
人們知道玉娜是一個可憐的少女
十八九個青春
掠過婚邊的輕雲
火燭的日子

爹娘在艱難中失蹤
她不悲傷
把淚流進心中刻鑄仇恨
她以嬌羞的身軀
冒着艱險
爬進太行山

戰爭鍛鍊她
像迎夏風在水波漾動的荷花
如今，阿寧沙
又描繪上她底心影

不光在月夜閉眼
他們也披肩倚着樹身
有時她也會到廟台裏去慰問戰士

願便要幾件該洗的衣服
溫綿地柔和
戰士們統統對她起了愛慕
看他曳着牙齦的眼睛

人們都叫
阿寧沙同志底愛人
歡迎，來呀，來呀！
她低下頭
一層紅綉上臉龐

阿寧沙含着歡欣
把她珍上廟口

低低地呼着：玉娜，怎麼才來
臉上繃起青筋的隊附
便大睜着血紅眼望着
一蹙這一對幸福的人

唱一支好聽的歌
於是人叢中湧起騷動
一齊打手唱着
一齊呀：唱一支歌！

四
雪被溫陽溶解
赭黃的路
吸引戰士躍動的心

兩個月
望見白茫茫地一片沉寂
鎖劍往進襲
戰士們對平凡的生活

感到厭倦
自由的烈火
燃燒在每個心坎
對領大壯健的隊長

大家要求出隊
一隊長同志
我們們再戰去吧
房子這來的禮品

不要不去換呀
生活要過得緊湊
誰高興換烏雲的日子！

銀白的紗籠平山野
月光，令人憫憐
阿寧沙和玉娜
並倚着那株槐樹

嗚嗚交談
么天顏色不是蒙層欣喜

別離的悲傷
控住兩人的心腸
風吹着樹枝
離別

似一把尖刀戳着創傷
唉！明天，明天清早……
隊伍就要爬下太行山！

阿寧沙喃喃地唸着
勾留

不給他們時日
玉娜猛然睜大了眼

「你快去和隊長商量商量
我也多弄你的隊伍
明天一齊下山」

兩片紅頰閃閃發亮
「你快去和隊長商量商量
我也多弄你的隊伍
明天一齊下山」

搖曳的燈
跳着閃爍的火星
阿寧沙顯明了來意
隊長領着身影
火光印到白牆

他繃緊眉毛
翻起眼皮，仔細思索
阿寧沙用慈愛的心情
隨眼光從他臉上掃過

然而，隊長
答說：「阿寧沙同志
這不好辦」

她是一個姑娘
受不慣苦
怎麼能和我們同行
捨下了她吧

出擊回來還能在「一塊歡樂」。

門碰地一聲響
走進來玉娜這娟秀的女郎
爭執的要求着隊長
隊長默默地呆着泛紅紅的臉

望阿寧沙焦急地表現
嘿然地笑了
抖了抖肩膀
「那麼你趕快收拾
東西別多帶
三點鐘來集合
天明趕到我家裏
離這裏二十里的路程」

每人的臉塗着愉快
玉娜，抿着天真的酒渦
健捷的步子
拍拍離遠

隊長也出去了
只留阿寧沙對着燈花
默默地出神

這是一支鐵騎的隊伍
一柄鋒銳的劍
用血
洗掉了冬天
太陽高高升起
草原上溪流兩岸的草色碧青
春的季節
山鳥破成地叫喚
他們用不修歇地戰鬪
踏進春的草原

暗淡的黑夜
天寒望不到半點寒星
隊長對大家下道命令
馬上各人
荷起各人底槍
去襲擊高家塘的敵人
天明時要完成任務
撤瓜地消滅敵軍。

命令是一火烈酒
驅除了各人的心
玉娜跳起地抓起功郎寧
到隊裏面懇求說
「請你換一支毛瑟槍吧
這小巧傢伙
不如步槍使勁」
隊長，泛着笑的臉答應
「好的，給你換一支
幾次的衝鋒」
你還算勇敢」
阿寧沙挽住玉娜底手
即隨着大眾疾行
越過草野森林
滑溜地流溪
黑暗是
一個會心的微笑
更加緊了脚步
踏過一片鬆軟土地
面前，便是一座黑黝黝地莊村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昨夜，一小球紅色火花
 接者傳來，下清脆的槍聲
 隨這聲開始了
 關中一陣狂賊
 拍拍地槍聲
 交戰成雲集地火網
 阿寧沙和玉娜
 隨大隊正向前衝鋒
 敵人的槍聲
 吐出連珠的火花
 這是一場惡戰
 已衝到敵陣
 像咆哮的猛虎
 衝向前去
 昨夜這聲音衝鋒的吶喊
 對面敵人的槍聲
 殘餘的火力
 突然剎時
 不容許發問
 玉娜的身子撲倒在地
 一衝上前去，阿寧沙！
 於是一衝上前去，阿寧沙！
 阿寧沙忘記了悲傷
 更忘記了勇敢
 衝上前去
 像瘋狂的野獸
 胸中熱血在翻騰
 過度的興奮
 眼前草草盤旋
 緊緊抱住槍

輪倒在輕軟的地上
 阿寧沙清楚地醒來
 正望見房梁
 他望見了人
 望見了樹木
 推了推身旁的同志
 心一酸楚
 一陣攪動
 蘇地跳起來
 奔似地要跑出屋子
 守和志拉住了他
 一阿寧沙靜靜躺一躺吧
 他需要休息
 我聽得他喘氣
 我趕快看一看玉娜
 是不是已真的死亡
 告訴我
 她屍首埋在那裏？
 忍受住一陣苦痛
 他默默地位立
 口中唸着玉娜……
 這光榮聖潔少女底名字
 憂傷拍上了臉
 隊長拍拍他底肩膀
 一這不是淚水能洗滌的仇恨
 阿寧沙，不要悲傷

讓仇恨的鐮刻
 阿寧沙心才算去一衷哀痛
 他們發碎石靈或祭奠
 裏面埋着一位少女
 被子彈穿破了胸膛的屍體
 有的拔了野花
 堆滿在墓前
 做出一串哀悼
 這不幸少女的身世
 阿寧沙依舊
 直直地站着
 回憶到並着
 散在田野
 廣闊草原上
 顯得無際淒涼
 六
 一年了呢
 草原上春風
 阿寧沙依然在戰鬥
 每當溫熱過去的溫暖
 這苦痛
 這淚水洗不清的仇恨
 已給他加千萬磅生力
 暗夜，對閃爍的燈花
 他回想着
 以悲傷的心情
 在寫他底詩
 過往的刺激
 是熊熊火把
 永遠燃在年青的心房
 (完)

由詩歌藝術大衆化說到街頭詩運動

安 沛

只要是正視着現實的，他知道現社會是順着辯證法的原則而發展的。藝術，無疑的是社會現實的反映，同是也是受着社會思潮之支配的。因之我們會觀察到舊的世界舊的社會一切顯然的在那裏崩潰着，新的世界，新的社會在那裏發展着。這是我們所論到藝術也是隨之由舊社會宿命論的被階層所統治的藝術，而演進到現社會大衆化的藝術了。

「藝術是人類勞動的產物，通過這種勞動可以達到人類需要的某種結果。藝術勞動也和其他勞動一樣是有目的性的。」這是我們根據各方面的書籍裏關於「藝術」作品的參攷下來給它的定義。

此外藝術的目的也得給予人們以「美的快感」爲重要條件；而這種美質的基礎是從階級社會里分化出來，它和人類的經濟存在也是發生着最大的關係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美質觀念不同，頹廢派的詩人以感傷爲美，工人是以有力和粗壯爲美的。這就是社會的經濟結構而決定了美學的階級性。

上面拉雜式的參攷，浮泛的觀察似乎

與題目無關的，其實是有着強調的聯繫性；也可以說如沒有了上面的那些話，這片作品就像是沒正確的根據，而且至少是空虛化了。現在我們應該是向題目說話的時份。

詩是語言的藝術，在我們中華民族解放鬥爭的現階段的詩，無疑的是要用大衆的語言來訴說大衆的生活和感情。這是最使學習者而會浸入誤解深淵中，你們會反過來說一切人類發出的語言就是很好的詩句嗎！

我們回答那是錯誤的。這里正確的解釋就是說大衆的語言，並不是每一句都是詩，而是進步了的大衆語；詩人們應該下一番刻苦的功夫去從大衆語言中採取寶貴的成分而加以鍛鍊才行。

怎樣會使詩歌大衆化？這是目前必須深究的問題。我們一定要做到「詩人的喜悅就是全民族的喜悅。詩人的悲苦就是全民族的悲苦。詩人的仇恨也就是全民族所要呼喊而要鬥爭的先聲」這條條件上才够。確切的說，現階段的詩人已成爲全民族的代言者了。

詩歌大衆的方法其最容易做到的境地的要算街頭詩的運動。今日的詩歌的生命，是維繫在詩的大衆化這問題的實踐上。所以，採取街頭詩運動，去使詩歌而深入大衆，那是最容易做到成功的表現。街頭詩，並不是一種詩的類型，而是使詩歌趨向於大衆化的運動方法。街頭詩應該注意形式的短線，故事內容的生動忠實等；同時，這些條件，也應該是登載在報紙雜誌的新詩必須注意的。

街頭詩，在今日印刷非常困難的時期，爲了滿足羣衆愛好詩歌的人們（無力購買書籍的），這是如何有價值的事哩。這種運動，並不限於城市地方，我們應該把它展開到各鄉村地方。至少這種運動可以消滅或代表了往昔的街壁琳瑯的那些濫調的標語。

在文藝新聞上我們看到，田間從山西來信說晉南的街頭詩運動的非常普遍的開展推進着。前方這種運動是需要的；而後方同樣的應該嘗試着使這種運動普遍的實行。

對街頭詩的幾點意見

馮振乾

文藝本身是具備教育大眾的性能的，那麼文藝工作者當然是負着宣傳及教育大眾的責任，尤其全面抗戰的現階段，它需要急切的喚起大眾的自覺，提高大眾的「民族至上」「國家至上」的正確意識，激發大眾高度的抗戰情緒；同時廣大的羣衆也正迫切的需要精神的鼓舞和行動的指導，尤其是時代喇叭的詩歌，在現時它更是鼓舞並指導廣大不願做奴隸而從事於民族解放鬥爭的羣衆精神和行動的號角。

詩歌大眾化已經沒有人否認的了，並且如何做到大眾化，也已爲一般詩歌工作者所注意研究與正在去實驗去實踐着，街頭詩即是要將詩歌走向街頭以接近大眾，深入大眾的詩歌新形式之一。

這種形式在目前由於印刷及紙張者，是等客觀環境的困難與需要，但更重要的是因爲它是詩歌大眾化最活潑最好運用最易應合時機的新形式之一，尤其在戰地在戰區在被敵人殘害的各城市鄉鎮，更爲需要，更可表現出它特殊的功能與作用。

但街頭詩必須具備它應有的條件，然後才能發揮其最高的性能與影響，下面關於街頭詩的要件依我個人的意見，拉雜的和大家談談：

(一)內容對力求通俗：因爲在一般大眾文化水準依然很低的現在，即使稍一艱

深，便不易爲廣大的羣衆農工商兵等所能接受與了解；那麼我們的詩篇盡管貼在他們的房門口，也不能深入流行於大眾階層中；所以我們的街頭詩一定要明確易懂，(最忌使用典故，生詞及很抽象的詞句)要口語化，要滲進歌謠的語句的氣氛，而使大眾能看能讀愛讀，甚至能引起大眾在受到我們的感染後能仿照我們的內容形式以抒寫他們不可抑壓的感情，從而擴大詩歌的效力圈，加強詩歌的影響及新形式的創造，新內容的開拓，產出地道的大眾的詩歌。

要增強通俗化及街頭詩本身的力量，這有一點重要的便是「音樂成分的滲入」，這話並不是街頭詩的音樂化，而是想藉着音樂的成分，音韻的調和(可朗讀性)，亦即是批判的模仿民謠的能歌唱的優點，使街頭詩也能很普遍的爲大眾掛在嘴巴邊歌唱，必更能引起大眾的興趣，加強掀動其感情，以期其效果的提高。

例如李純的「給我一枝槍」

我要上戰場；
我的弟兄，
我的爹娘，
都慘死像灘泥漿；
我的田地，
我的家鄉，

也轟炸得一片精光；
日本鬼子叫咱闖破家亡，
中國人都還能細心夢想，
給我一枝槍，
我要去抵抗，
國仇家恨千萬椿，
寧死也不能再讓！
——救亡日報

上面一篇我覺得可謂一首很好的街頭詩。

由此我們可以說通俗化，是指我們的作品一定要讓字的人能看得懂，即不認字的人也能聽得懂，歡喜聽，並且大眾要歡喜唱，老是唱，請給別人聽，唱給別人聽，那麼無形中他們便做了街頭詩連環的分派員，我們的街頭詩便像投入深潭中的一顆石頭一樣深入擴蕩於大眾羣中。

(二)其次再說的是要「簡短」：我覺得街頭詩最忌冗長，(我們認爲相當短的詩，在大眾看來就成了冗長的了)尤其在初創的現階段，因爲拖拖拉拉的一大片，在興趣孱弱，知識低落的大眾看來，劈頭就給他一個「鷄刀不能宰牛」的感覺，或者他們看着眼前一片烏鴉，未免有些頭痛，或者根本就讀不去讀，即使能讀也未見得能領會其內容，不過只得一個麻木的摸不着頭腦，摸不着邊際的印象而已，這樣大眾當然不喜歡去讀了，所以我們對街頭詩應力求簡短，不但華辭浮句不要，同時還要額外要減縮詩材的長度，要短至不能再

短，抓到精華有力的警句，做最有力的表現，倒比起那冗長的吞不下吃不清的東西要好得多。譬如下面的一首在簡短方面講，就很不差：

黑夜裡東洋鬼子的飛機在大空裏飛，
飛、飛、飛來飛去找尋投彈的靶子；
是誰做盡奸狡射放火球火箭指示目標

呀，

我們趕快搜出來撲向他撲殺他吧，

不然他在那我死廣州會成爲死都市！

——清風。

可是我們不能因力求簡短而致成爲斷章殘句，使大衆着了涇渭曖昧，不明來歷，同時要注意不要流爲口號化，空喊一定會給他們一個空的軀殼，結果反爲軟無力。如下面一首：

同胞們：鼓起精神，

奔向前線

殺敵復仇

完成我們的使命！

——清風。

這一首我們讀起來，覺得像是兩個口號的連續，缺乏生命，缺乏力量，一定不能掀動讀者的感情，祇不過給他們幾個淡薄的口號的影子，那於此詩的效力，當然很小了。所以我們的街頭詩應避免死板的口號化，雖是很短的幾句，應比口號要具體，要豐富，要複雜要有生命，要活潑生動，才能表現其最大的力量。

(二)最後我談到「抓住感情的焦點」：就是要用情感的合力線，用真實的內容表現出來，以期發揮其高度的教育大衆的意義，要用有血有肉的具體的真實材料，充分的證實的關聯性，以挑起大衆的同情；這個條件的關鍵即在乎材料的真實與時機的投合，要以真實材料在他們感情動蕩的時候燃起火熱的同情，街頭詩的不易作於在這一點上，因爲街頭詩不但要通俗化，口語化，並且要簡短的形式表現出複雜的感情的焦點來，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下面一首雖然不甚完美，但總算有點生命有點力量：

看老母沐血橫身躺在街前，
看嬌妻的殞屍在火烟中燒爛，
看房屋在燒夷彈下化爲灰炭，
看幼兒帶着血傷把「阿媽」哀喊，
這一年血眼我們誓死要

清算！清算！

我們要去當兵

要去前綫

殺滅敵人

趕走鬼子的王八蛋

——忘詞作者。

假如把此詩寫在被炸後的斷瓦殘垣灰燼滿佈的牆壁上，它會激起人們多麼慘憤憤怒的情緒呀！這就是抓住事實抓住時機，抓住了感情的焦點。

總而言之，街頭詩必須簡短，明確，易讀，易懂，容易記憶，能歌唱，能傳誦，才算是一首好的街頭詩。不過理論固然重要，更緊要者我們希望詩歌工作者都踴躍的來實踐，從實踐中來創造新的良好的形式，及內容，方法，使它在各地蓬勃的發展起來，而得到成功的收穫。

——二九春蘭州工兵營

詩歌朗誦和通俗化

夏濱

在從前，語文的合一，詩歌的原則就是朗誦的，後來，因為語言和文字逐漸隔離，詩歌便脫離了朗誦的原則，而專由文字來表現，文人們把詩看為高貴的遺產，使大眾與詩歌絕緣，這樣詩歌好像被埋在一象牙之塔」裡，只有文人們吟玩了。

詩歌是「原心的感情的發泄，最初詩歌始終是追隨着大眾引導着大眾，在論調裡，可以見到孔子與諸弟子論詩，他的詩教在實際上的應用，孔子所賦的詩，也是徵集於民歌，由此，可證明詩歌確是「八風」的一種共同語言。茲再就歐洲文學史上最初的詩歌含有文字，語言動在「詩歌」而詩音最初特別發達，故朗誦詩為當時詩歌的一種自然趨勢。

朗誦詩所以盛行於古時，而最近朗誦詩在詩壇裡已逐漸衰退，究其所以衰落之原因，除詩所用語和音逐漸隔離的一大原因外，因為朗誦詩是為表現大眾為主，而「代」本「歌」，個人意識注重個人，文人軍士，雖有在「詩」性，由於人羣思想感情不一，朗誦詩遂逐漸衰退，更有動聽交響部門已幾乎被拋棄和消滅，這在日漸苦悶地獄和語言的隔閡，以致使文字的表面代替了音韻。

所以朗誦詩很有復興的希望（這裏我附註兩句，這並不是說朗誦詩之復興，別的形式詩，非朗誦詩，便不能存在，朗誦詩的發展是必然的，非朗誦詩也會有很大的發展）。現在在抗戰時期為了加強詩歌的功用，朗誦詩最容易被接受大眾，尤為成為文學中的尖兵。

朗誦詩歌運動早已提出發展了，四川、西安、魯及延安晉南都熱烈地響應並推進這運動。當由於我們的口語和詩詞用語實在有太大的限制，以致阻礙朗誦詩運動迅速的發展，這是我們推行朗誦詩工作者的任務，必須以絕大的努力去克服這些困難。

現在詩歌也是趨向純然的音韻，這已給朗誦詩開了一條光明的路，差不多的詩歌都已可以朗誦，我們還需要努力於朗誦詩的運動，這裏我和方殷一樣地不同意要在詩題下面一定標出朗誦詩的字樣。因為詩歌的朗誦可以由音節中讀出，標出來，反為不美。

這地方又有很重要的幾點，朗誦的音節必須自然不能受一點拘束，高爾的朗誦詩中的音節就是一種自然自由的發展。朗誦的音節，必須用「深度的語言」要記住朗誦不但是詩歌的一種自然表現方式，賦

叫雖然順口響亮，最多那僅是一種口說，標語，並不算詩」。此外，朗誦詩的句末不能常用尾語「呢」「哩」「嗎」「呀」「啦」之類多有這樣的尾語在詩中不特不能加重語氣，而且容易破壞了詩的統一性。當然這並不是主張絕對地摒棄不用。朗誦詩在技巧上，技巧很重要，容以後在另一篇專談吧！

關於文藝通俗化問題，因為必須使文藝深入民間，使人們與文藝有密切的聯繫，抗戰以前就已有人提出抗戰以後為了加強宣傳作用，已在實際地推進。

朗誦詩現象文學的三支尖兵，所以詩歌朗誦在抗戰中也起過極大的作用。成功的與勝利和平的大眾朗誦詩「這口自衛軍」已由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

自然，在努力進展的過程中還有些缺陷，這裏我摘錄文學月刊報刊刊載，羅潔的「抗戰文藝運動島嶼」中的一段：

第一是把舊形式與作為「利用」手段了，在這意識風小表現了，一民間藝術形式的濫用；二代表着封建思想殘餘的陳舊的語言的濫用；三過份呆板填詞式的利用。這不但不能加強了宣傳藝術任務，反而防礙了甚至取得了相反的結果。

第二由於過份的迷惑於舊形式，或說過份的強調了舊形式，以致於變為無條件

洞庭湖畔

風吹干

是九大美女起巧梳裝，
不小心將一方玉鏡跌下天堂；
古傳：這鏡是如會的神魔鏡，
如一朵雲霓，如一條一樣的長江。
湖上的老人他這樣告訴你：
住湖邊正茂
每當日落月夜
常伴仙姿，影子在湖心照映。
真如：一箇個才子，
那風聲，那浪聲，那水聲的綠裙，
飄飄一箇箇，
那水聲，那浪聲，那水聲。
用一箇箇的乳汁，
養育了湖畔多少子民村莊。
春天的太陽，
照著柔情的湖水，
湖風從黃昏的稻田裡，
吹來，陣陣的稻香，
一期天，一期天，一期天。
小院裡充滿了歡笑，
敬神的鞭炮一流兵令兵拉的響，
一條鯉魚兩隻火腿，
黃酒是甜的呀，
酒令聲聲翻翻着手掌。

月光光
像一隻滴亮的大燈籠
照著湖邊那船兒一點點。
還有那姑娘
盪着那油膩的大辮子
也做了打漁郎。

綠竹掩着茅屋，
門前高築的繁露，
那白雲下，
白雲山間有那村莊，
村外那山，
有戴斗笠的小伙子
牽起水牛在耕田。
這裡是多麼幽美安詳，
人不知知道那花開了便是春天
楓葉紅透就到秋涼，
日子是微笑的活水
從沒有過愁悶與無奈。

冬來了
田野是一片安詳，
我們要帶木船兒
滿載着鮮魚與米糧
搖送到四方，
到瀟湘，
到長江，

的投降了舊形式，甚至完全否認五四以來
新文藝的成果，同時把這一問題，帶純的
理解為文藝的問題，以致於停止在舊文藝
的階段上，這就把進展着的新文藝，列車開
倒回去的一種嚴重的錯誤。
新文藝和舊文藝看成了絕對的不相結合的東
西，這結果一方面是形成了文藝的分離連
動，一方面阻礙了新階段文藝運動的發展。

上面是他所指出的缺點，我認為反對
詞之類一般藝術作品，很少有通俗化的詩
歌和散文，作家們否定了舊形式而看作為
一種應急手段，而把通俗化認為庸俗化。
補救以上缺陷的方法是：一把五四以
來所遺留的舊形式中，
綜合起來使它們向新中國建國的新的民
族文藝的方向發展，為建立適合於中國
老百姓及流變要求的進一步的發展。一
艾思奇，「舊形式問題」載文藝家第
一卷第二期。

所以我們要求新詩歌通俗化，必須
依照上面的指示去努力，即在通俗化的
新詩歌不要舊形式所束縛，不要強調
了舊形式，我們更應推動民族形式新文藝
的發展。在通俗化的朗誦詩歌創作上，我
也提出幾點意見：

1. 不具體。
2. 流於舊式歌謠之類的東西。
3. 上語和語法的缺陷。

這是我的一點拙見，我希望對詩歌即
而與通俗化，能展開更具體的討論，更希
望許多朋友們都來共同推動這項運動。

(一九四〇) 四、八九兩日。

鴨綠江上

韓揚

(一)

八年以前了！
 一個長的時間
 ！從三月到六月，
 我們年壽的一羣，
 走上了鴨綠江上。
 從長白山脚，
 伴着江水，
 朝着西南的方向，
 盡情的流浪，飄蕩。
 不，
 我們是爲了戰鬪，
 才跑到了這個戰場。
 綠油油的江水，
 抱着一片垂楊。
 正是風飄萬點，
 把楊花！
 吹向人家，
 吹向大涯，
 吹向了隔岸的山崗。
 那長甸河口的岸邊，
 發出大的吼聲，
 從龍岡的空際，
 得到不平的反響。
 偉大的祖國啊！

受了深重的創傷，
 臥在模糊的血泊裡，
 它呻吟，叫喊，
 掙扎，悲憤，
 眼含着
 就要毀滅，
 就要淪亡！
 在我們面前是，
 滿野豺狼，
 遍地滄桑！

(二)

還記得罷，
 是李乙嫂，
 睜開了困倦的目光，
 發出幽澀的語調：
 「汪洋！同志們！
 該是幹的時候了，
 還有什麼留戀？」
 那小子，汪洋，
 挺起了胸膛，
 合攏着手掌，
 他命令着：
 「好漢子，
 趁着今晚，

踏着白的月光，
 走到勝利的戰場！」

爲了自由解放，
 和歷史的榮光，
 應當用自已的手，
 掙斷奴隸的鎖鍊，
 拿起來鐵錘和刀鎗，
 去，

衝破黑暗，
 打倒強梁！

憧憧的人影，
 換上了軍裝，
 背起了行囊，
 邁開大步，
 離去了秦莊。
 李乙嫂

一直送到了河岸，
 小聲的說：
 「去吧！同志們！
 你們的隊伍，
 一定會強壯！
 我預備下，
 親手做的素湯！」

(三)

在鴨綠江上，

拉長了一千里路的戰線。

我們有大的戰場，

有新的刀鎗

右廣大的隊伍，

右多的糧餉，

還有，

被壓迫的朝鮮同志，

來自隔江的對岸。

緊密的拉緊了手，

對準着一個目標，

燃起我們解放的火光。

春之神，在撫育我們，

可是，我們更需要，

廣大和平人類的聲援。

自然在我們的懷抱裡，

可是，我們的心裡，

充滿了勝利的抵抗。

鴨綠江上，

那偉大的遠景，

會用我們的鮮血，

寫出一幅，雄壯的

詩的合唱。

一直到東海的

壯闊的波瀾。

四個月的戰鬥，

拯救了每個人的

感傷，徬徨，迷戀！

高高的舉起來，

大眾的拳頭，

去尋找大眾的志願。

偉大的時代，

的確不會使人失望！

(四)

在血的圖爭裏，

給了我們

空前的鍛鍊。

我們有丰富的生活，

到處學習，

到處研究，

到處抵抗。

在太平洋，

死去了一個汪洋，

但，我們却有了，

無數的汪洋。

奪來了長甸，

打到了安東縣，

襲擊了蛤蟆塘，

佔領了龍王廟，

燒毀了楸木莊。

如火如荼的血鬪，

喚起了每個同胞，

都成了勇敢的戰將。

一個大的火花，

照耀着，

我們的光明前途，

和平坦的康莊。

我們不會，

妥協，投降，

更肅清了

所有的汗奸。

八年了，

還聽到：

鴨綠江水的吼聲，

在洗清那篇血賬。

有更多的戰士，

在三角地帶，

給敵人更大的創傷。

「同志們！

該是幹的時候了，

還有什麼留戀？！

X X X

論情感的說服

禾 丰

抗戰以來，中國的詩歌無論產量和質地都提高了許多。截至現在偉大的史詩雖未產生，然而我們相信它已在抗戰的現實中受孕懷胎了，這個響亮的嬰兒的母親雖在痛苦中掙扎着，但它遲早是要出生的。有些人對現在詩歌的批評，有時未免苛薄，甚致是諷刺嘲笑，在堂皇的評論中隱伏着悲觀主義的暗影，但我們認為詩歌運動的規律是不能滑出客觀邏輯的圈子，現實決定它進步，結果它總會在艱原中開出美麗的花朵來。

目前我們應該加緊詩歌的生產，批評家的重點應該放在：它為什麼不能是史詩萬不該斥責詩人寫不出偉大的史詩來，如果還是為批評而批評忽視詩人主觀的精神活動與現實的聯繫，那只是妄費筆墨而已。

詩歌的本質是抒情的麼？我們肯定的說「不是」！如果說詩人情感的接受了客觀世界的啓發，誘惑，刺激而把它變為詩句，那我們的論斷還不是怎樣荒唐的。文憑是形象的意識形態，沒有情感自然就不會有藝術的生命，因此，成功的藝術作品必先感動了作家自己，而經過主觀的反映再用來感動，說服別人的。它能使許多人的心臟結連在一起生長出對於醜惡的熾滅，對真理愛戴的具體活力來。從這種觀點來說，詩歌的抒情成分是絕對必要的。但不能強調它，誇大它說它的本質就是抒情的。中國的史詩上有的只是為抒情而寫詩的「詩人」，譬如徐志摩，冰心。他們往往是描繪夢境的，使活人讀了只好望洋興歎，真的有所謂「心理距離」似的。

話說回來。據一般的理論而言，詩是藝術的最高形式，原因是精鍊，而且最富有情感。所以詩人應有本領是最簡鍊的繪出一付活形象來，隨着它的旋律的波動把人們引進它預定的的境地中去生活。倘若一部小說即使它是時代的紀念碑，全盤的暴露了社會各種真實的色象，也具有排山倒海的感情，但它需要較有修養的人仔細的去領會，非一朝一夕所能收到作家預期的效果，如果是一篇詩或是朗誦詩——我說的是這個作家是真正的詩人。——當場就以生發出具體的活力來，把它的潛力埋藏在人們的心里。這種了解自覺很機械，好在問題不是僅僅這上面夾纏的，只好這樣提及一下。我的意思是說，目前西北的詩，有許多是少犯了這樣的毛病：不能充分的形象化，有情感也不能溶化在形象中，或者故意把詩寫成有韻腳的散文，只是空叫。自然這不是詩，而是美麗的口號標語。我想這樣情形是不乏實例的。所以我們要把詩歌當做武器，謳歌出民族鬥爭的光明前路，用它來結合人心堅持持久抗戰；用它把乳牛的溫順變成雄獅；或把為民族生存而流的鮮血變成最榮譽的獎章，……這一切都需要我們西北的詩歌工作者先富有愛民族國家的最深厚的情感用最有力的形象，和我們受難的祖國「一道苦惱、仇恨、興奮、希望、感激、高歌、流淚，……」寫出有生命的詩篇來。這樣的詩才是最有情感說服力的詩，否則便會成為瘋狂的呼號了。

一九四〇、五、一四深夜。

雜談詩歌的寫作和詩人的修養

普 庚

詩歌的本質是什麼

詩歌是人類意識形態的一種最複雜的結構，最微妙的表現，正如他種藝術的產生一樣，詩歌藝術也是一定的歷史階段和一定的社會階層的產物。她必須隨着社會的經濟基礎的變動而變動，隨着人類物質生活的演進而發展。她決不是超時代的東西，如某些藝術至上主義者們所說。

詩歌藝術之社會的任務

詩歌的任務是戰鬪的，她不僅在於反映現實，形象地描寫社會現象和生活動態的復什多樣性；並且，還應該是指示歷史發展的必然動向，推動歷史發展的意識鬪爭武器。所以詩人不單是社會勞動的歌唱者，社會現實現象的具體說明人；同時也應該是一個社會實踐的鬪士，創造新時代的實際參與人。

詩人的認識和藝術素養

詩人怎樣的從廣大的現實泉源中去汲取他的作品中的素材作為他將加工製作的藝術品的生胚；怎樣的去運用他的技術，以達到形象地表現出他所選定的材料的目的，

使這生胚溶化在作品中，以及怎樣的使這材料向着一定方向發展？在這過程中表現出他所要告訴給讀者的中心思想。所有這些問題的解答，就必須以作者對於現實認識的程度如何和藝術素養的是否深湛來決定。

現實認識的提高和藝術素養的加深

作者應該怎樣的來提高或增強他主觀認識和藝術素養呢？首先必須指出的是作者對於各部門的科學理論研究的重要。作為一個時代號角的詩人藝術家，如果缺乏科學的理論基礎知識，那麼他對於客觀現象的認識和了解，就很容易陷入於不正確的甚至歪曲錯誤的迷陣中。唯有不斷的對於理論的學習，才能在復什萬端變動無常的現象中，尋求出它的必然的發展法則，指示真理之所歸趨。唯有理論的武裝，詩人才能在動亂的大時代中，擔當得起歷史所賦予的使命，完成其本身的特殊任務；也唯有理論的武裝，才能保證不為時代所淘汰被丟棄於歷史車輪的後面。

其次便是社會的實踐問題。詩人既非超人，他同樣必須依賴社會物質以維持其生存，他必須生活在社會現實裏。他決非一個旁觀者，必然和他有着密切的關係。因此，他不特移變和流動，應該積極地運用他的武器，來盡量報導和指點戰鬪的責任。他還應該投身於時代的熔爐中，直接參與實踐，更進一步地接觸到現實的核心，更深刻的觸到問題的本質，以充實地生活，來當他的作品的生命。

第二點作者的藝術修養問題：關於這作者除了認真生活，努力充實生活的內容和對於事物的隨時留心，作細密的觀察以及親身體驗之外，唯一有效果的方法就是多讀和多寫。廣泛地誦讀名家作品，一方面可以養成作者的鑑賞力，一方面可以從一切偉大的文學巨著中去學習巨匠們的寫作經驗。精審周密的觀察和精鍊的技巧，豐富的語彙等等，對於每個從事於藝術的學習者實是必要的。此外關於文學藝術理論方面的著作也應該盡可能的研讀，以求得對於這方面的理論的理解。至於認真地而又耐心地多作，苦心的練習

寫，從經驗中，學習一切失敗與成功的真諦。藝術作品是作者所必經的潛功的捷徑。任何偉大的作家都不是天生成的，都必須經過一個刻苦練習的過程。甚至可以說所有偉大的文學作品的成就都是鍛鍊出來的。那是在千萬篇普通作品中孕育出來，生長出來，因此，對於一個初學者多作是必要的，努力練習吧。愈作得多，收效愈大。

關於主題題材和技術

一篇作品的題材必須通過作者正確的觀點，同時還必須通過作者藝術的具體性的表現手法——技術，才能達到表現目的而形成本作品的。題材可以說是作品的血肉，主題則可說是作品的骨格。由這

兩個基本要素構成了作品的具體內容，而藝術的表現過程的滲入，使完成了作品的整個的生命。缺乏內容的美的形式只是一具沒有生命的屍骸，但一首缺乏藝術經營的詩作，也概不是一篇好詩。作品的過渡，題材和表現方法——三者，固然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不容疏忽的）整篇作品的構成部份之一，不過，在比較上其居於次要的地位而已。

作品的題材和主題

題材是什麼？題材就是作者所要加以藝術表現的對象——作品底材料。作者從生活實踐的泉源中，選擇最適切於他所要表現的主題之材料，再將這材料給以文學上的加工，使它具備了表現的條件——

其具體性；使這材料通過作者的思考與想像，而完成作者借它來表現反映現實的任務。主題是什麼呢？主題就是作者在作品中所告訴讀者的思想。但作者不能專為要表現主題而虛構一個形象，以指達到作者所預定的結論。這種缺乏現實性的單純的觀念式的作品，只是理論的說教，決無藝術價值可言。作品的中心從題材的發展過程中，形象地實現出來的。反映在作品中的作者的思想決不是先定的，而是從作者所經驗的生活題材，經過經驗思考而生長出來的。作者對於主題，不只是熟習，而且要經歷過深見過，再一感發過的。只有這樣，才能使作品適切地表現了反映了作者對於所表現的一定事物的認識——思想。

談談流傳的「花兒」

(一)

「花兒」就是民歌，因流傳的民歌，多半是關於男女愛情的，所以名之為「花兒」。

這種「花兒」是有唱有和的，例如一個或一羣女的唱了，一個或一羣男的必和。和的詞句和唱的詞句雖不必一樣，但意思却必須有關係，且以越切合越好。所唱和的，不必拘於成曲，可以見於年情的臨時隨便編製，一唱一和繼續發展，直至一方詞窮意盡，以笑示款時為止。

流傳的「花兒」是非常流行而有名的。據說無論男女老幼沒有不會的。唱「花兒」的季節是在初夏拔草的時候。這時氣候溫和，微風掠人，野麥青青，禾苗碧綠，山色秀麗，鳥鳴婉轉；山林中，田野裏的工作着的少女們，被這醉人的自然景色

伯峯

刺激着，感動着，使不自覺的引喉高歌，彼此合唱起來了，這是抒情，這是勵和，這是藝術，這是詩韻，真是可愛。

除了拔草的季節常唱「花兒」，在過會的時候也是常唱的。如流傳的鹽池寺會，（古歷五月初五日）；蓮花山會（古歷六月初六日）；雷照山會（古歷六月日）；岷縣的二郎山會，（古歷五月十七日）；弓橋會（古歷五月十八日）；關門會（古歷五月十九日）等都是有名的唱「花兒」的大會。據說在這古會上，一般少男少女們，都穿着新衣，飾着脂粉，成隊成羣的遊行，如醉如狂的唱和，而且就是白髮的老翁，滿臉的阿婆，也爭相唱和的，所以，新穎香艷的詞句，婉轉嘹亮的聲韻，組織成了偉大的詩篇，匯聚成了音波的洪流；真是響徹雲霄，音迴雲漢，動人魂魄，醉人心神。唱的好，別人還去給她掛

紅，以示敬佩的意思。這種情況真是難以臆想的。可惜來不逢時，未得賭聞，良片憾歎。

(二)

洮民的「花兒」因是男女情愛的唱和，自然免不了淫靡的氣氛，但優良美妙的也為數不少，今擇錄數十首於下，以備參攷：

1, 一對花牛門前臥，心想把你悔不過(註一)，變成蜜蜂一草臥。

2, 這山看那山高，山上一棵好櫻桃，櫻桃好吃樹難栽，單等好人採花來。

3, 蓮花山的金頂上，石榴你把我引上，桃的胳膊你枕上。

4, 三尺綾馬上扇，脚下為妻地上站，有吃無穿我情願。

5, 櫃子簷上掛明燈，把你好比白鴉鐘，來去給我定時辰，以上是女人唱的。

1, 胡桃木的老爺帽，巴陵橋上等曹操，十二美女我沒瞭，一心等着你來了。

2, 西大二寨中寒呢(註二)，你好比一朵白菜呢，鷓裡長着鷓外呢，叫我阿麼不愛呢(註三)？

3, 蓮花的槽槽山，茶盤大的白牡丹，落到誰手誰喜歡。

4, 五月端陽柳呢，牡丹開在路口呢，吸住牡丹怎走呢！

5, 清油倒在盤裡了，我把你看在眼裡了，那再就不說路近遠的了！以上是男人唱的。

註(一)很想念親愛的意思(二)三個地名，都在岷縣西北(三)即怎麼的意思。

(4)關於情海風波的。

1, 山神野鬼八叉角，頭頂樑你把實話說，我問你外前再有人阿沒(註一)？

2, 卓尼楊家楊太太，先煎誰把誰愛來，這個良心誰壞來？

3, 從前飯上醋葫蘆，隔山夾嶺希沒路，你不可把我為木做(註一)！

4, 戰呂布虎牢關，呂布的婦人是貂蟬，有福同享禍同担，過後日子別埋怨。

5, 清水河裡洗麻線，你的心好找沒見，刀子拿來割開着，以上是女子唱的。

1, 三月十八四月八，牡丹開在刺底下，不折去愛死他，折去恐怕刺扎下。

2, 黃葉落在草地呢，還比你好的呢，還有跟着跑的呢，還有腳踏倒的呢！

3, 染房內上搭藍布，葉子落下我收着，沒良心的話我不做。

4, 肩膀頭上搭絲線，多腦不抬眼不轉(註二)，大約把我不知情。

5, 大紅油了桌子啦，拉了水上沫子啦(註四)，水上來了水上去，誰知沫子哄人呢？以上是男子唱的。

註(一)外前即外邊(二)小看的意思(三)多腦就是頭(四)沫子原是水上的泡沫，此處是指女人言的。

(3)關於早婚風俗的。

1, 蓮花山的鐵繩扣，彌窠倒水溼又透(註一)，恐男人的苦難受，

2, 西大二寨堵布他(註二)男人急了管不下，趁着年輕把散漢嫁，

3, 鐵匠趕程打鐵圍，好了連你到老纏，不好了連你三五夫不是楊家世襲官。

(4)關於男女情情的。

1, 拉布楊尤官羅呢(註二)，你去我連誰住呢，好像僕僕擊破呢！

2. 年貴走了西涼哩，寶川受磨難着哩，在外一十八年哩，

3. 你這三年沒有水，莊稼好着娃們乖，莊稼好着大曬了，

4. 娃們好着學壞了，多年日子沒見你，問了口嘴心不喜，

5. 炕桌放倒炕心哩，中央要放壯丁呢，把話沒說完呢，

(5) 關於民族抗戰的

1. 蓮花山的舍頂上，丈夫你把我引上，你打日本我運糧，

2. 紉線要捻麻線呢，壯丁要上前線呢，來日本鬼子硬幹呢，

3. 朶雲裏，提粉呢，壯丁要打倒日本呢，打倒日本還不算，

4. 刀刀要割牛肉呢，快把壯丁拔呢，殺盡日本鬼子呢！

(6) 關於男女唱和的

1. 刺刺呢，刺刺呢，見你那邊路過呢，心裏如同刀刺呢，

2. 沙河灘的穿河柳，把你好比砂糖糯米稷子肉和酒，輕嫩

3. 嫩嫩的咬一口，(女的唱)

3. 嫩嫩的咬一口，(女的唱) 刺刺呢，我是行客路過呢，實意留我我住呢，

(男的和)

1. 刺刺呢，刺刺呢，見你那邊路過呢，心裏如同刀刺呢，

2. 沙河灘的穿河柳，把你好比砂糖糯米稷子肉和酒，輕嫩

3. 嫩嫩的咬一口，(女的唱)

3. 嫩嫩的咬一口，(女的唱) 刺刺呢，我是行客路過呢，實意留我我住呢，

(男的和)

1. 刺刺呢，刺刺呢，見你那邊路過呢，心裏如同刀刺呢，

2. 沙河灘的穿河柳，把你好比砂糖糯米稷子肉和酒，輕嫩

3. 嫩嫩的咬一口，(女的唱)

3. 嫩嫩的咬一口，(女的唱) 刺刺呢，我是行客路過呢，實意留我我住呢，

含意的真摯有力，以及借喻的恰當，結構的自由，都可看到了，實非詩人所能吟哦推得得出。不過只見於文字，缺少了

聽讀音韻的幫助，實是顏色不少的。說到聲韻，說，挑眼又有點不同。據說：漢詩的，聲韻清

麗如輪，悠揚自適，十分低耳，賦體的聲韻低幽短促，粗

詞如妮，令人發生悲感。筆者沒有耳福未得一聽，故說此是否

(一) 關於組織方面的

1. 分段和形式：「花兒」多半部分作兩段，即引襯語和

主歌節。引襯語功用是引起調或襯出主語的。有時是毫無意

義的，如：「一鼓子要細細花哩，這你有個緣法哩，沒有緣法說

甚麼：」前一句就是引襯語，而主語是沒甚關係的。引襯語多

是用諷刺的語句和熟習的事物和景色的，如：「干溝溝沙更河

呢，我給你有個話說呢，恐怕婆娘知道罵我哩」(朶雲裏) 紅雲

，因為你我把眼睜麻，還得一付眼樂樣」(一) 煙霧裏，雲霧裏

(二)

，石山打開透窟窿，我把隔山的妹妹問一聲」(第二節) 選的

的，如：「燈籠有油沒捻子，心裡有你我沒子，」(佛爺跳在

泥坑裡，田米要扯十分呢(註二)。「一) 佛爺跳在泥坑裡，

飛到河那呵(註二)。「不想不到一個搭(註三)我們就要活想話，

(三)

「這幾個引襯語和主要語，就不能分了。

「花兒」是即景生情的產物，注重自然，不尚拘泥，所以

形式並沒有一定的組織，不過却以三句或四句的為最多，每句

又以七字的為最普通。2. 韻脚和語尾：「花兒」的韻脚可分三種：一是以實字為

工路上的領家華

——蕭維——

狠狠地，
 鋤下一鐵，
 抹一把頭上的汗，
 浸在深秋的夕陽里，
 迎着嶺上的風霜，
 是一幅畫圖。
 新中國的建設者，
 在完成他們的企望，
 這里，
 有人結成的長蛇，
 掛着天真的笑臉，
 在創造祖國這條脈管，
 千里萬里，
 千山萬山，
 都被他們的力
 打成平坦，
 一個個丟下自己地親的活，
 穿着破衣，
 揹着輜糧。
 不需要任何高報酬，
 他們在流着血汗，
 為什麼呢？
 他們說：
 「我們不能上前線打仗，
 在這兒拚命，
 讓活力都向前方！」

韻腳的，「如清水河裡洗麻線，你的好心好我沒見，刀子拿來割
 開看」二是以虛字為韻腳的，如：「古雅川修下飛機場着呢，
 實嗎虛嗎着呢，人人那麼着着呢。」三是以虛字上的實字為
 韻腳的，如：「五月端陽採柳呢，牡丹開在路口呢，吸住牡丹
 怎走呢」至於韻腳的多少也有一種：一是每句都用韻的，這種
 例子很多，不必列舉，二是隔句用韻的，如阿姑喇嘛（註四）走
 京場（註五）酥油茶葉賦着呢；三年沒對你的面，一樣把人活
 着呢。」一是一首兩韻的，如：牯鹿羊羔跳成牆（註七），把你
 好比小尚香，發到蘭州舖治上，烏木燕子稱一兩，倒在哥的手
 心呢，就像唐僧取經呢；唐僧取經也難障（註七），好像犀牛留
 月窟。」這三種以第一種為最多，第二種三種是很少見的。
 註一「一批是指收成而言的，二「那阿即那邊的意思，三「
 一個搭即一塊兒，四「阿如是喇嘛的稱呼，五「京場是指蒙
 古而言的，六「喇嘛帶至蒙古念經，七「牯鹿即山羊的俗名，八「
 七「摩即佛或菩薩不好的意思。

(2)關於詞藻方面內，
 1, 美妙「花兒」的詞藻確實有些美妙沙的，如：「變成蜜蜂
 一草一木，「櫻桃好吃樹難栽」「你如羊角葱一樣」「兩個喜鵲
 一樣花一，「石」你把我引上」「牡丹開在刺底下」等，是多
 麼美妙而有深意呀！
 2, 真率 詞藻妙是由於天才的創作，而詞藻真率都是出
 自真情的流露，如：「心裏有呢沒膽子」「別看我這個了頭家
 比我婆娘本事大」，「我和你有個話說呢，恐怕你婆娘知道
 罵我呢！」等，實是樸實真率極了。
 一 洗眠的教育雖很落後，但對「花兒」却有特別的創作天才
 ，一般男女少兒們，即景生情，信口唱和，便成了美妙的詩歌
 ，是很值得注意研究的，這也許是又學起源的痕跡罷。
 是受了藏民的影響，因藏民是最長於出歌的，據說有時邊且歌
 且舞呢。洗眠一帶藏民或雜處，自然要受影響了。
 是在這提倡通俗文藝地方化的今日，文藝家們對洗眠的花兒
 是應當研究和利用的。
 廿九、四、八、

這是什麼年代

(報告詩)

建宇

這是個什麼年代
 人受野獸的災害
 早晨陪着黃牛出去
 晚上淌着汗珠回來
 安分守己
 知牛一樣苦
 從這塊土地
 一直到現在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初二晚上
 人照例把自己關起來
 熱炕上
 把一天辛苦
 午間睡裏埋
 今天麻油燈
 爆的古怪
 老人
 怕來什麼凶害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村狗叫的急吼
 不知那兒來的無賴
 應不清那兒話語
 個兒那應矮
 眼睛像狗
 各戶搜尋
 刺刀亂插
 村長被耗子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誰敢不聽分派
 才十二歲
 張家那個女孩
 紅着臉笑
 誰不誇請她乖
 那裏點年紀
 也招了無賴
 八只野獸
 生拉活扯
 像拖隻小雞
 管你叫媽媽奶奶
 一直喊到村外
 你爭我奪都上來
 壓倒小女兒
 喘不過氣兒
 剝掉花瓣
 粉碎她的身材
 蹂躪過後
 又向回抬
 臉已割成豆腐塊
 鮮血在淌流
 老年人嘆着年月壞
 小夥子紅了眼
 再也不能忍耐
 野獸走到邊邊
 鋤頭菜刀都上來
 殺盡鬼子和他的奴才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微神 爽頻

牆壁上
 銀灰色的鏡框
 囚禁着聖瑪利亞的像
 這是S君的最後傑作
 爲了這
 他曾嘔盡了心血

我的腦海最不幸
 它是每個偉大人物的跳舞廳
 今天
 聖母瑪利亞的華爾斯
 跳得我發昏

她指示我一條血腥的路
 說那是走向天國的途徑
 我甯願住在地獄
 永久地
 不願逗留在天國
 即便是一秒鐘

率碎了鏡框
 撕破了聖像
 我慘忍的嬉笑音
 彷彿聽見了S君絕望的哭聲。

憶

坦克

記事：

在重慶的夏夜中，
微涼也透進我的窗棂，
宇宙間的空氣，
別處也帶了大地的水分。

帶著清涼的風，
帶來了涼爽的一羣！
急待深處的年輕人，
他們歷盡了辛酸，

從溫暖的故里奔到這異地，——南京，
在這裏，
他們相會，相聚又相逢。

對斗的的地板感了脚心，
汗滴在青板上縱橫。

雖然不是這樣，
但終不能去半點興奮。

他們向新學校址前進，
一顆顆快樂的心情，
引起去情欣慰的歌聲。

在這迎接迎送的人蛇中，
歌聲裏顯示了千百顆同樣潑激的心。
這已和團結在一起，
都是陌生的親弟兄。

汗水溶開山頂的結冰，
這更似仍在嚴冬。
溫泉中

請聽，田乏的風聲。
屋宇下

柳絲中
這是一千里的存道。
晨風輕流着千百根心絃。

最後的一程，
在重慶欣慰會中縮短了里程。
幾十天來如針刺的脚根，
今天竟這樣地輕鬆……

涼風拂起一件件襖襪的衣襟，
撫摸着一顆顆灼焦的心！
這時的脚步

無形中踏出同一的聲韻。
熱鬧的街心充激了雄壯的吼聲，
街頭的人們
被這歌聲撥個轉身，

多少驚異的眼睛盯住這整齊的隊形，
我們更高挺了酸困的心胸，
昂昂地穿過城垣，
留個凝望在城中。

渴望了數週的校址

已清晰地在山根，
古老的玉泉觀別具耆老的遠風。

歡欣的心，
放開貪婪的眼瞼，
瀟灑着羨望的佳境；
蔭蔭的松柏遮掩着山胸，

村隙邊露出青綠的屋頂。

走歸橫跨在溪背，
隱微的磚台

那級身向「青補峯」
梯影撐起天際，
燃潤了整片的蔚藍，
隱隱了火熱的流蒸。

風雲中的歸宿，這美麗的甘中！
它深深地感迷着每顆苦寂的心。

香風雨散之山野，
這幽美的境地撫按着欣慰的心靈！

天天地安息，穩定，
寧靜地開始了新生命——

清涼的樹蔭下，
芬芳的泥徑中，
泥神邊……
開始了講訓。

這時呵！
爛前底自然
輕洗着淨潔的神情。
規律的時光無聲地滑過。

東山放射着紅光，
首先染遍了一「青補峯」頂，

帶來新的朝風。
風呵！
輕輕地鼓舞着祖國的旌幟
飄揚在空際，
更捲去我們壯烈的歌聲。

帶到腳下的古城中。
這時從遠處傳來幾聲鷄啼，
喚醒那沈睡的人們，
迷蒙的朝霧悄悄地潛在山根，
山頭上。
曙光普照着山林。

秋脫去夏的夾衣，
自然帶着涼意。
黯綠的麥穗平鋪在山前，
麥浪遙拆紫燕的雙翼，
薄雲遮掩了青天，
微風送來綿綿的絲雨。
琉璃瓦閃起白光，
秋的清冷埋去夏焰烘烘，
給人間帶來愁憂的思意。

短短一季的安息，
飽暖製
滋生了倦怠的心意，
煩悶引起了強調的嬉戲。
粉紅色的朝霞，
滿佈在這淨潔的聖地。
喧嘩的朝陽喚不起沈睡的男女，
深深的樹蔭裏甜言密語。
遊關的操場裏，
紅男綠女
任你追逐，相依，
……
……
……
香風染紅稀淡的秋風，
蘊着罪惡的存意，
這時冷死了課堂。

熱烘烘的走，
花林樹叢的暗角裏。
時光沉在這紛亂墜落的深淵，
沉痛地踱去，
從此功課丟進了雲霓，
專心地嘗試着柔情密意。

一切呵！
墜向毀滅的爐裏。
但却引起了貪圖者的爭權奪利，
在這紊亂裏來奠定自己的地位，
私囊的漁利，
這巨烈的爭執，從沒有激動那沈醉的
男女。
任它這樣順利地延繼……
不知是多少潔白的青年呵！
被罪惡而誘利。

暴風終於捲起：
是平凡的一個晨際。
貪圖者公用地喚起：
「大家要求更好的待遇。
打倒……
驅逐……
我們不受任何的管束！」
這竟讓空空的提議。
竟有那樣廣大的「附議」
一時惡浪洶湧掀起。
在這一瞬息動蕩了整個的校基。
千百百目的青年呵！
即將深墜進那重重的浪裡。

這時呵！
一股強有力的憤急，
擁我大胆地跑上了台梯。
這樣的呼起：

「同學們：
學校是我們的。
是我們流浪兒在風雲中溫暖的歸宿！
這裏呵！
有國家的關懷，
父母的期待。
繼續深造的時機，
我們不能被陰謀者奪去！
學校解體，
何處歸棲？
父兄姊妹仇恨！
我們不能忘記！
從今我們要站起，
看清左近的魅魍！
我們不能受任何人的誘利！」

這悲憤的吼聲，緊壓在我心跳的心曠；
「好！同意！
我們不受人的利用。騙欺！……」
這時呵！
多少青年：開始睜開了昏花的眼珠，
在一剎裏，
高高舉起千百根短的勝臂。
一支強有力的勇氣使我生出了主意：
「那我們要馬上健全地組織，
全校的同學，我們是一體。」

任何的欺騙，我們要一齊取去。
在這裏我們要謹防有陰謀者的詭計。
是千百隻手開始在紙上簽字，
短短的一小時裏，
分歧的心意緊結在一起！
風潮暫時平息。
這時的貪婪者無聲地開始了嘆息！
但深潛在那心裏的奸計尚在怦怦地跳
起。……

秋將離去，
黃葉開始向地上飛降。
蔭蔭的松柏，靜靜地立在那裏。
它仍在耐心地等待，
但人們已開始離去。
離去！

午夜 劍生

午夜裏，
人靜了，
悄悄的流着人們給予的血淚，
偷偷的踱着流浪的步子，
祖國的大地上一地角裡，
有一個孤獨的殘影！

「流浪的人生！
是無家園之念了嗎？」
追隨着我的足跡，
是討債者的磁拳，
亦是創痕血影結晶的鞭子？
深深的知道！
知道創痕的心田上，
都刻印着家鄉淪亡的日子！

+ + +

這一棵逃亡的心！
滴滴流浪的淚，
一個殘痕的影，
和一筆筆的血債，
是不能淡淡的消失了，
朋友：知道吧？
滿腔的熱血，
週身的斑點，
是在追尋祖國的黎明。

像掙出了牢獄地離去。
從那時起，
我亦忍痛脫離！
離開那清涼的園地，
那曾經輕撫過我沉痛的心腔的園地。
各人去向那不同的各個角落，
開始踏進社會的圈裡。
嘗受着無情的挑惕！
而今我已離開它——廿中，
將近兩年。
但我永遠不能忘記，
忘記你是美麗歸宿。
在這苦痛辛酸憤恨的暴風雨裏，
一個值得留戀的園地。

春！
溫暖地潤開了我枯寂的心腔。
從這裡又牽出這段
永鑄在心坎上的回憶。
不遠又是夏季，
但我却不能再踏上向你的道路。
相反地我將隨了寒風
飄到祖國西北的邊際！
那時我將更記念你，
但我只能用「憶」寄語給你：
「願你永遠地健壯！
使那生活在你懷抱裡的孩子們一天天
強健，努力！
英勇地負起你的重擔！
培出健壯的一起又一起！
爲了祖國的抗建努力以雙方！！」

反抗的鐵流

——中條山來的故事——

蒲之津

迷濛的煙霧籠着中條山頭，
 山腳下一溪潺潺的清流。
 太陽趁人心的繁亂偷偷溜走。
 留一片彩霞，映在西邊的天空，
 如血的豔紅。
 晚風吹中張村，帶來了一陣狂喊，
 胡馬嘶鳴，厲鬼的長嘯。
 從這聲響來處，抬頭望，
 西山坡上蠕動着紛亂的一團——
 那是「皇軍」來賜「文明的蜜糖」！
 十年來，張村在災難里捱着生涯：
 兵荒馬亂，沒一刻安寧與休息。
 據說，這里貧窮，凍扎了根，
 很少有有人家能抽出炊煙的絲。
 文明的「皇軍」來了，張村的災難
 終于由萌芽，抽枝，開出了花朵。
 月光照着街頭巷尾，鋪過了屍體，
 白肉，紅血濺在了古舊的門扉；
 一把火，房舍燒成了灰燼，
 濃煙，火焰直冲雲霄！
 「皇軍的鞭打，如狼的嗥叫，

受難的哭喊與哀啼，
 織成了悽慘，恐怖的歌聲。
 無止，無靜，
 飛迸在
 無際垠的
 遼闊的原野的空際。
 孀居的三娘的門扉粉碎成木屑，
 在蒼白的月光下紛飛。
 「皇軍」一長一矮走進來了，
 黃色的軍服沾着中華民族的血跡！
 似牛筋交纏的肌肉那里像人？
 他們的殘忍實勝過野獸的暴兇！
 八個月的三娃子從娘懷里被摔在地上，
 血與髓浸透了三娘的袖襟！
 拚死命向「皇軍」撕扯，
 鐵蹄踢他們輪倒在塵埃。
 一陣迷昏，眼前金星亂轉，
 「皇軍」的刀尖割斷了腰間的褲帶，
 從此三娘清白的身子沾上了恥辱的黑
 塊！
 「皇軍」的文明蜜糖——
 從黑夜賜到天明。

又從天明賜到黑夜，
 廢墟，斷壁殘牆在淒涼的天空下，
 瓦礫里沖起腥臭的屍氣。
 一個黑夜，
 中條山又瀰漫着迷濛的煙霧，
 游擊隊藉着天然的掩蔽，
 從山後來襲擊，靜悄悄
 埋伏在張村附近的麥田。
 幹掉了打睡敵人的哨兵，
 架上了奪來的輕機槍，
 向張村射進，
 血約倚原用血來清算！
 「皇軍」驚醒，從夢的溫柔，
 惶恐中找不到了槍，彈，
 怯懦地呼喊：「支那爺，饒命！」
 手榴彈不容情地在他們身上爆炸！
 「噠，噠，噠……」機槍連珠響，
 火焰照着刀刀發光，
 隨着刀光的耀動「皇軍」的腦袋落下！
 游擊隊佔領了張村，
 三娘浮腫着面孔，站在柳蔭下，
 「未死的人！起來把。」
 爲了復仇，爲了尊嚴！
 一陣春風吹蕩着麥苗，
 張村的人丟了鋤頭，鏟刀……
 肩上了紅纓槍，
 臂膀沒有悲哀的依戀與憑弔，
 滿懷着憤怒走上了民族解放的戰場！

(完)

北中國歌

史成漢

塞北，那遙遠的地方，
 像古騎士泛着鬪爭的微笑，
 兀立在剝離龐大的畫面。
 有海嘯人的沙漠，
 有森林般的草莽，
 遍野的牧歌窗外飛草莽寒風，
 浮聲如香撩人心悸，
 荒涼下禁迴着徐緩的鏗聲……
 還有暮暮神密的故事……
 青塚裏交響着昭君底長嘯；
 羣羊裏浮動着蘇武孤影。
 蘇武歸林裏流出無盡的悲憤惆悵……
 鐵血昭君無力的奏着古曲。
 大青山像巨蛇地地亮灼灼；
 披着一層白雪要曠過熱夏，
 暖暖山村隱約在遠方，
 寂寞地裏飄揚着彩花頭巾，
 田壠旁捲着炊煙；
 一窩食飯飲一窩泛着愜意的心波。
 然三年前她遭受了可憎的命運，
 曠野裏吼着東家的狂騷，
 人們的心，
 像秋崗上枯紅的梨葉，
 被秋風的紛紛下着。
 斑斑的血液染紅了野草，
 那沙灘染成了血紅，
 黃河編流滾滾滾着血球，
 蒸地而容皺着臨死的悲寂。
 但，那新寒北的嬰兒，
 在血泊里戰鬪里？
 成長着，健壯着，
 抗戰的烽火映紅了草原漠地；
 鬪爭的呼嘯像駝頸下的鏗聲，
 響遍整個塞地。
 大青山邊，黃河畔，
 印鑄着勝利的光芒，
 在包頭，在五原，
 掘下了敵人的墓場，
 黃河唱着凱歌，
 大青山嶺泛着勝利的微笑，
 呵！新寒北在血泊里戰鬪里，
 成長着健壯着。
 作於天水，五、三、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六八七號
 甘肅省雜誌登記證警字第一六八七號
 郵政掛號登記證警字第一六八七號
 新報刊號紙類

本刊歡迎投稿！批評！訂閱！

本刊啓事

查本刊定閱事項前曾委託生活書店代辦，茲因該店停止營業，嗣後定閱本刊者，請直接向蘭州木塔巷十四號本社通訊處接洽爲盼！

現代評壇

第五卷第十七十八合期

預定處 蘭州現代評壇社
 代售處 蘭州各大書店
 通訊處 蘭州木塔巷14號
 印刷者 蘭州俊華印書館

全年	廿四册	貳元
半年	十二册	壹元
本期刊	零貳册	貳角